

藏在针线篓里的幸福

南武辉

娘小时候读过初小,在当时也是个识字人。娘今年80整了,慈祥温柔、沉默少言,极具韧性。我作为么小也步入天命之年,夜深人静的时候,脑海中时常浮现出小时候场景。

娘有个针线篓是高粱杆编纂的,像一个圆形但不深的盆。针线篓边缘用构树皮包着,随着时间的流淌,构树皮磨损成天然的棕红色,磨砂的构树皮像极了纯牛皮。我们兄弟姐妹五人,人口多家里穷。上学时,为省下书包钱,娘便找来碎布头,各种颜色、花花绿绿,剪成方的、圆的、三角的等。娘把这些碎布片洗得干干净净,在桌案上摆出一个书包的样子,然后用针线把这些碎布片叠得整齐缝起来。在娘的巧手下,线脚走得又密又匀,不多久就做好了一个带有美丽图案的书包,让姐姐非常开心,背着娘缝的书包走过数载路。哥哥不喜欢花布书包,正好当兵的大舅探亲带回了个旧帆布黄书包,给了哥哥用。待哥哥不用的时候,已是磨出了好几个破洞,娘专门找来旧黄布对书包打补丁,到我用的时候,书包已有一半的补丁,但背在身上,还能够有十足的幸福感,因为那个时候还有许多同学用化肥带子做的书包。

娘的针线篓如同一个百宝盒,里面除了有剪子、织布锭子、针线、碎布、各种各样的扣子等,时不时还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农村的夜晚没有电,照明用煤油灯,为了节省煤油,一家人都共同用一盏煤油灯照明。很多时

候娘要纺线,纳鞋底等,我们要完成作业,或者缠着娘讲故事。写作业的时候,娘会把煤油灯芯火苗拨大一点,以便让我们享受到更多的光亮,娘始终认为孩子们读书学习最重要,她经常用俗语说“家有黄金用斗量,不如孩子上学堂”,激励我们认真读书。不写作业时候,娘又会把煤油灯芯火苗拨小一点,以便节省煤油。黑夜里,煤油灯孱弱的火苗,照耀在我们每个人的脸庞,娘会给我们讲牛郎织女天河相会、嫦娥月宫捣药、孙悟空大闹天空、岳母刺字精忠报国、包丞铡陈世美、穆桂英挂帅等故事。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,对魔幻的天空充满无限遐想,对英雄忠烈充满无限敬意。娘说只有好好读书,才能更好地看到外面精彩世界,唯有好好学习,才能吃到商品粮。煤油灯光下,我觉得娘很伟大,知识很丰富,长长的头发垂过后背,长满厚茧的双手纳鞋底总是那么有力。煤油灯点久了,灯芯会形成一个焦黑的疙瘩,娘就会用剪刀尖挑掉,火苗又稳稳地亮起来。有时候娘看着我们犯困了,像变魔法似的从针线篓里找出两块面筋糖,那个甜能够甜到身上每一根神经,娘看着我们开心的样子,也和我们一样开心着。但我一直不明白,为什么我们就在针线篓里找不到面筋糖。到

了深夜,屋子里弥漫着煤油灯浓浓的油烟味道,娘会打开木门散散煤油灯烟味,但留在我们身上的煤油灯烟味道总是萦绕不散。

后来,生活条件好了,家里置备了缝纫机等,村里通了电,我们也彻底告别了煤油灯、纺线车等老物件,可娘一直对针线篓爱护有加。平时娘用的钥匙、火柴等小物件还习惯放在针线篓里,娘说那样好找。其实我知道,这是伴随娘时间最久感情最深的物件了。但娘也如同这个布满岁月包浆的针线篓一样,头发布满了银丝和皱纹。

如今,我们兄妹几个都生活在外地,想接娘到身边来。娘说住不习惯,还是喜欢农村的生活,那里有娘舍不得的针线篓,有难不舍的泥土香。娘的针线篓里至今还放着二十多年前我写的家信,娘说没事的时候,戴上眼镜读一读就感觉你们在身边。

是啊!唯有真情才能够长久。我时常回想起娘身上的点点滴滴,她对家庭的爱都藏在针线篓里,生活的每个细节一直温暖着我,也鼓舞着我。

(作者单位:马兰矿)

古体二首

武建维

一 雷雨

清溪正赏涌湍流,
原本晴空水忽稠。
猛见西边山隘后,
乌云闪电日光收。

二 未伏

扑面蒸腾暑气狂,
层峦叠岭沐骄阳。
山城少雨蝉声噪,
碧澈汾河送晚凉。

(作者单位:马兰选煤厂)



约定

张慧娟

风吹树梢动
山头初升月朦胧
灰蓝的天映出山的轮廓
月亮在山坳间
散着幽静的光

你也在那里
如大山般伟岸沉寂
烽火连绵
换日日年年
你约定的那个夏天

有着洁白的和平鸽
丰硕的果实
薄雾沉沉裹层峦
待日光驱散
我们再相见

(作者单位:屯兰选煤厂)

家庭



热力人的“炎”值担当

康丽娜(公用事业分公司)

散步

王晶晶

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,一高一矮,像两根被晚风晃悠着的竹竿。我和父亲并肩走在小区外的林荫道上,脚步声踩着路灯的光斑,“嗒,嗒”,不疾不徐。

记不清有多久没这样和他散步了。小时候,他的手掌宽大粗糙,牵着我走过无数条路,我得小跑着才能跟上他的步子,仰头看他,总觉得他像山一样,又高又稳。那时候的散步,是他听我叽叽喳喳讲学校的趣事,讲捡到的漂亮石子,讲同桌的橡皮擦有多好看。他话不多,只是“嗯”“哦”地应着,偶尔弯腰帮我系好松开的鞋带,指尖蹭过我的脚踝,带着淡淡的烟草味和洗衣粉的清香。



后来我长大了,学业、工作、生活,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。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每次匆匆忙忙,吃完饭坐一会儿就走,连好好说句话的功夫都没有。父亲的话也变得更少,大多是母亲在一旁叮嘱我注意身体,他就在旁边坐着,看着我,眼神里的东西,我那时候总没心思去琢磨。昨天晚上吃过饭,母亲说外面挺冷,让父亲帮我把东西一起拿到车上。我和父亲走出楼道,沉默着走着,还是他先开的口,声音有些沙哑:“最近工作累不累?”

“还好,不算太忙。”我答。
“照顾好自己,你妈总念叨你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又是一阵沉默,却不觉得尴尬。风穿脖子,瑟瑟发抖,我忽然发现,父亲的步子慢了很多,不再是那个我需要小跑才能跟上的人了。他的背有些驼,头发也白了大半,路灯下,那些银丝闪着细碎的光。我下意识地放慢脚步,和他保持着一样的节奏。

我看着他,忽然鼻子一酸。原来,山也会老,也会变得不再挺拔。原来,那些我以为的理所当然,都在悄悄溜走。

我们继续往前走,影子还是一高一矮,只是,高的那根,渐渐矮了下去,矮的那根,慢慢高了起来。

走到小区门口,他忽然说:“开车慢点。”

我点点头,喉咙有点堵:“嗯。”
那晚的风很轻,月光很柔,我们的脚步声,在安静的夜里,响了很久很久。
(作者单位:晋兴公司)